

孤軍

第二卷 第十期

孤軍第二卷第十期要目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交通事業與中國 | 光華 | 一 | 要注意敵後之兵！ | 孟武 |
| 中國知識階級的政治運動 | 孟武 | 二 | 善後會議——何以善 | 靈光 |
| 取消約法問題 | 錫符等 | 三 | 讀東大時刊中王希 | 林驥 |
| 答錫符諸君——關於取消約法問題 | 公敢等 | 四 | 評胡適之一嘗試 | 壽康 |
| 廢止約法的手續 | 孟武 | | 評「國家主義的教育」 | 孤憤 |
| 經濟政策討論（七續） | | | 與民治主義的教育—— | 維基 |
| 中國之國民經濟 | | | 論大爭論（二） | 靈光 |
| 經濟生活社會化之 | | | | ○一 |

短篇小說
賊！

靈光

石人：『我昨晚作了一個賊夢，醒時記得清清楚楚的，一點不忘，真是奇怪之極！這個夢并且是有頭有尾，說起來，那裏是夢，簡直像是真有怎麼一回事是的！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』

天馬：『你不要又是從杜先生那裏得來的材料罷！一個人的夢不是有頭無尾，就是有尾無頭，並且醒的時候差不多都是模糊影響，那裏記得清楚？我還有一點正經事同你商量呢？』

石人：『真的！我從來做夢都記不清楚，獨獨這一回的夢，同從來習慣相反，所以我覺得奇怪，所以纔特爲告訴你，誰有同你開玩笑來？你又有甚麼正經事，怎麼要緊？我這個夢可同你有一點關係呢！』

『好罷！那麼請你快一點說。說完了我就要告訴你我的事情，我的事情固然是一件正經事，說起來也可算是一件奇事呢！』

天馬因爲他說的是個夢同自己已有關係，不知不覺也動起一點好奇心，所以把自己要緊的話不說，倒先讓他說起夢話來了。

他們倆是狠要好的朋友，平日也常常討論社會國家的正經事，也常常彼此開些玩笑。石人的家中常常有天馬的足跡，就是天馬的家中也常有石人坐臥的時候。他們倆是同事，并且同是獨身的青年，同在海上作一個寄客，同是寄住在人家的亭子間裏面，因此他們倆要好非常，不過他們倆還共同有一個朋友，當他們在說夢的時候，不在一處罷了，他們這個朋友名叫白萍，平常也是常同他們在一處玩，只是白萍的家境最窮，因作工所得的收入不夠養活一家，所以於工餘常常得作些另外的文稿賣來幫補用度，因此同他們倆的來往，不能夠像他們倆那樣的頻繁。我們現在且先聽着石人所說的是些甚麼賊夢？

石人未曾說夢之前，先停了一停，把兩眼閉着想了一想，纔又睜開眼睛緩緩地說道：『我昨晚當上床的時候，不知道甚麼緣故，翻來覆去總睡不着，一刻時風起雲湧，想起了不少事，弄到一點多鐘了，還是不能夠睡着，最後沒有法子學起老年人念了無數遍的趾離，纔得睡着。往常只聽見人說趾離是夢神，念他的名字，可以安睡，又那裏知道他公然給我一個賊夢來了呢！』

天馬卻有一點不耐煩起來了。催着說：『好了！好了！怎麼多的大前提都不用說了！你還是單刀直入趕緊把夢說出來的好罷！』

石人給他一催，纔又陸陸續續地說道：『我睡是睡着了，但是夢中覺的人不是在床上是走在路上是要搭一條海船去旅行，正在望着碼頭走的那一條路上一樣，我在這一條路上碰見一個人，你猜看是誰？』

天馬：『你不要糾纏了，我又那裏知道你夢中是碰着誰呢！』

石人：『我對你說，我就是碰着你。』

天馬：『噫！以後呢？』

石人：『以後你告訴我你的母親病了，你要回去看她，沒有盤費，叫我替你想法……』

天馬：『不用說了，這那裏是夢，這不是我去年春間發生過的事情麼？那麼，就再入你的夢中，這個原因也就狼簡單明顯了！』

石人：『你不用着急，聽我再說下去罷，那有怎麼簡單呢！要是有怎麼簡單明顯，也不算得奇夢，也不用巴巴地告訴給你了。』

天馬：『你說，你說！』

石人：『你說，我在夢中聽見你這個話，是怎麼一個情形？我自己也要旅行，盤費也帶得不

多。自然我沒有力量借給你了，但是我一想，你這個事情，也是狠緊急，狠要緊的事，不能夠耽擱的，現在時間也無多了，在眼前這幾個朋友又都是一貧如洗，一時挪不出這麼大的一筆錢，這怎麼好？我想來想去給我想出一條路來了。於是我叫你先把我的行李帶到船上去，就在船上等我。我獨自一個跑開去弄錢，我有一個親戚，他是吃軍餉，刮地皮發財的，現在不做官了，却把他的錢拿來放高利，我想跑去同他先手一下，應該可以在路上走過一家腳踏車店的門口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進去騎上一駕腳踏車就跑，給店裏人拉住了，我又趕緊把大衣脫下，丟在那裏作當頭，纔把車騎走……』

天馬插道：『不錯，這倒狠合你平素做人的性格，以後呢？以後一定趕緊跑到那裏把錢借著，又跑到船上，船已經開走了，要不是就是在路上又被人偷去，白費了一番工夫，對不對？』

石人：『要是這樣，又那能成爲賊夢呢？我是夢的自己做賊，做強盜！』

天馬：『嘿！這個有趣，你不是去借錢，是去偷錢？』

石人：『不是，還是搶呢！我跑到那個王八蛋家裏，就拿這些情形告訴他，請他先給我挪一百塊錢，你想他怎麼樣？他說：「借錢是可以的，但是得有抵當，或是擔保，并且還要三分利，三七扣，

「這個條件差一點都不行。」你說我着急死了？不但是我還忍耐着對他哀求。我說：「我們現在就要上船，不能夠去找保人，一時也拿不出甚麼東西抵押，到是利息多給一點是可以的，只要可以我借一百塊錢，以後情願加倍奉還，并且我還拿出親感的情誼同他說，你說那個王八蛋怎麼樣？他看見我着急的情形，更是得意，利錢立刻增高起來要借上一百還兩百了不算，擔保或是抵押却絲毫不肯放鬆，一面又故意從保險櫃中把雪白的袁世凱一包一包拿了出來，一塊一塊的在我面前數個不了。我這一下可真發起火來了。我想：像這種沒有人情的人，只有用野蠻手段對待……」

「你搶了，」

「我搶了，我先把他打昏在地下纔搶了錢，騎上腳踏車飛跑……」

「你念過尾崎紅葉的『金色夜叉』沒有？」

「有」

「那麼你這個夢很是從這一部書得來的。不過聯上我去年的事情罷了，當我去年這個時候我也真想去做賊，我看見世間有許多人爲富不仁，有許多人一天工作到晚，得不着一飽，我真

想去做一番劫富濟貧的事，但是白萍真是聖王人，他連這一種念頭，都不許我有，他說：「實際上雖沒有作賊，只要心中有了作賊的念頭，就與實際作賊無異。」他這種說法固然有理，但是像現在這種世界，壞人太多了，都像他那種無抵抗主義，其結果人類只有滅亡罷了！我是主張爲多數犧牲少數的。老實說：我這一個夢得自『七俠五義』之處也甚多，因爲我平常也最歡喜看這一類的小說。」

『慢點，現在聖人也做了賊了！』

『怎麼是誰？是白萍麼？你不要同我開玩笑了，他那裏會做賊？他偷了你甚麼東西？』

『真的！他真做了賊了！』現在還關在警察所裏面呢！他可沒有偷我甚麼？你不要賴人！』

『真的麼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

『你不要鬧，靜靜的聽我講！你今天不是沒有到廠裏去麼？我可去了！我一走進廠就看見揭示牌上貼着一個紙條，傍邊圍着不少人在那裏議論，他們看見我又都做出鬼臉，我莫名其妙也擠向前一看，你看條上寫的甚麼？寫着「本廠職員沈白萍君已於上月辭職……」你說怪也不怪，我們三人到昨天止，不是還一塊兒上的工，一塊兒下的工廠？他怎麼會發生上月辭職的事？』

情呢？我莫名其妙，去問他們，他們誰也不肯說，以後我沒有法子，跑去問經理，經理纔告訴我說他昨天晚上作了賊，被人家告發，同巡警在他家中把賊起了出來，當時他還不在家，巡警們在他家的旁邊候了一個多更次，以爲他已經逃走了，那裏知道他還大着胆子跑了回來，這自然被人家當作現行犯抓去了，至於廠裏發表這一個通告的用意，不用說是因爲要防廠裏的名譽罷了！

『這個事情一定沒有，你爲甚麼不替他在經理面前辯白一下？』

『我怎麼不辯白，我還把他平日的品行說給經理聽，連他的良心說也都告訴給經理，我還把你我的全人格替他作保，經理都不肯信，只說有賊便是證，不但此，他知道我們三人平日要好的情形，今天又看見他沒有來，看他的樣子，不但對於白萍確信是賊，就是對於我們兩人，也都很有些疑心呢！』

『也許是別人陷害，乘他出門的時候，故意把賊栽在他的房中……』

『就是說啦！我也疑心是怎麼一下，但是他半夜三更跑出門幹甚麼？並且聽說警察說賊還不合，他這一出去，更顯出是把賊卸到別處的嫌疑了，而且他對於作賊又不聲辯一下……』

『這真叫人莫名其妙了！這個事情怎麼辦？』

『就是說啦！我剛纔來找你本來想同你商量一下，一見面就給你搶着說着一潑拉夢話，固然他這個事情，遲早總有一個水落石出，但是我們也得替他想一個法子纔對。他固然不是賊，但是會參殺人衆口鑠金，也是一件很淘氣的事情啊！』

『不錯，我們先去看望他，問他一個情形再來籌劃如何？再隨他怎麼樣？我總相信白萍的人格。』

『那是自然！所以我也只把這件事作爲一件奇事，絲毫不替他着急！』

* * * * *

一間又黑又矮的屋子裏面坐着三個人，門口站着一個荷鎗的巡警。這間屋子不用說是警察署的看守所，這三個人不用說就是石人，天馬，同白萍了。

石人，同天馬，當未走進看守所，未看見白萍的時候，還不覺得怎麼，他們倆在路上，一面走，一面還繼續談着石人所做那個賊夢。

『當我趕回船上的時候，幸好船還未開，你却已急得搓手捻腳的了。我立刻把錢給你，你也沒有問我錢怎麼弄來，就揣起來了。但是不上兩日，船中人都在那裏議論你，又有一個形似偵探

的人也常常在你身傍走來走去。我一打聽原來是那一件案子發了。偵探也跟到船上來了，他們知道賊在船上，却沒有一個知道是我，看見你衣服襪襪却把嫌疑放在你的身上，以後我覺得他們太可憐了，就跑去問偵探偵探，也是指你，我又告訴他：「不是賊，是在我心中，只有我知道，你們瞎猜都是無用的。」他沒有法子，跟着我要我告訴他是誰？最後我覺得把他玩夠了，纔自白了是我，當我說完之後，只看見他把眼睛睜得同鼓那般大，我也就大笑醒了！」

像這些夢話，都是他們倆在路中補說出來的，那麼我們可以想着他們倆在那個時候是多麼開心了。他們當那個時候，心中雖然有白萍被警察抓進監去怎麼一件事，而他們心中總沒有白萍做賊怎麼一個心事，所以他們能夠那怎開心，但是他們三人一對面坐在看守所的黑屋中，神情便與來時不同了。白萍更是低頭無言，悽惶萬狀，就是普通的賊也不外是這個樣子。唉！像這種地方是進去不得的。一走了進去，一個人就不是賊也變成賊了。白萍現在因為還沒有定罪，所以關的房子比起罪人的監房還好得一點，但是只是這樣，已經令人容身無地了。

好久，好久，石人開口：『白萍，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天馬接着說：『我們都相信是別人的陷害，不知道是誰栽的賊，却害你來受冤枉。對不對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你怎麼不說話了！』『你總得把情形告訴給我們，我們纔好替你給律師辯護啊！』

『說他幹甚麼？我又沒有同人家結仇，人家栽我的賊，幹甚麼？』白萍給他們倆迫得沒有法子說出這幾句話來了。這幾句話，不啻是自承。把他們兩人都嚇得呆了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。白萍的臉上却現出一種異彩，說話的聲音也漸漸響亮起來了。他還接着說道：『不用請甚麼律師，現在的律師，那裏有一個真心想替罪人辯護人權的？那一個不是借着案件敲他的竹槓？你想我是一個窮人，那有錢給他們！』

石人：『白萍！你不要瘋了，你自己就不想辯護，我們朋友是要同你爭一個人格的！』

天馬也同聲跟着說：『我們雖不知道你是打得甚麼主意，我們總相信你的人格的。』

『你們能夠信我的人格，也就是了！現在的世界，那一個不是昧，小的竊鉤，大的竊國，他們能夠竊國的，還可以做甚麼總統總理呢？就是今天通緝，明天不是立刻可以取消麼？像我這樣就做一个兩回小賊，又算得甚麼？況且有賊便是證，現在是證據完備，又有甚麼辯頭，充其量不能辦一個

幾等的有期徒刑罷了！

天馬同石人兩人，聽到這裏真有一點急了。同聲說道：「白萍，你不要發狂了罷，像這種事情，說着玩玩沒有甚麼，那裏可以當真幹呢！要是當真幹了起來，你的名譽不是沒有了麼？我們想同你辯護，也不能想替你爭回這個名譽罷了！」

白萍又忽然說道：「名譽算得甚麼？像這種世界，還有甚麼名譽麼？」

石人說：「你自己可以不要名譽，你的朋友你的家人，可不能不要名譽呀！你的老母親，她只要知道你現在身居縲紲，她只是苦都要苦殺了，你怎麼一時憐惜到這步田地？」

白萍給石人提起老母親，却哭起來了。

他們倆等他哭了一會，纔又問他：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這一下他纔肯把實情告訴給他們聽。但是不論如何他仍還是作了賊了。只是他作賊的情形同平常的賊稍有不同，他當然也不是因為窮了而去作賊，他作賊的動機，只是出於咄嗟之間。我們現在且聽他談說他作賊的情形罷！

「昨晚十二點鐘，我不是還坐在櫃子面前趕譯那一篇未完的稿子麼？四周圍都寂靜無聲，只有我獨自醒着，我那個時候萬念俱寂，專心致志的在那裏工作，那裏知道晒台上而忽然會落

下一種很沉重的腳步聲，把我的工作妨礙了呢！我心思不妙就趕緊跑出去一看，果不其然有一個身體很衰弱纖小的男子，背上背了一大包的東西立在那裏，看這個樣子不是個賊是甚麼？他一看見我趕忙把雙腳跪下，一面只是把手搖着，叫我不作聲。我一時爲好奇心所中，就把他拉進屋中，問他做賊的緣故。他說他是瀏河的人，家裏有一位老母親，本來還有一個老婆，一個兄弟，一個妹子在鄉間刻勤刻儉的作工過活，自己還有一座房子，兩畝半的田地，在平常就有不夠的時候，也其要替人家做一點零工也就夠了。他可沒有想到甚麼江浙戰會平空的打了起來，他更沒有想到他們帶兵官還會放火，那些大兵更是可惡，還會到處姦淫擄掠——他說到這裏，他的眼睛也紅了，他的聲音又大起來了，他只把牙齒咬得響，只又聽得他罵了一聲王八蛋，接着說道：「這些王八蛋害得我到了這步田地，我們一家人正藏在地窟裏躲過炮火，這些王八蛋的大兵，可找上門來了，他們在門前先開一排槍，再就敲門用槍托子敲，你想鄉下人的房子，那有不給他打開的道理呢！我剛把頭從地窟中伸了出來，就給他們抓住了，我沒有法子只好出來，他們惡騰騰地把槍比着地窟把我們一家人都攆出來，我的老母親被他們嚇得連腿都嚇擰了，走動不得，他們要我去燒茶給他們吃，我怕他們把我老母親嚇壞，就扶着老母親到後屋去。剛走進後屋

不一會！就聽見前屋亂起來了，槍響的聲音，人倒地的聲音，我的老婆同我的妹子叫喚的聲音，人跑動的聲音，椅子棹子翻倒的聲音，我知道不好了，但是我不敢去看，只能夠讓他們鬧去，我那個時候除了照顧我的老母親以外，甚麼心事也沒有了，但是我們跑動了一會都沒有聲息了，好像都跑出去似的，我這一會總悄悄的走近門邊一望，不好了，我的兄弟橫在地上，心口淌着鮮血，我的老婆同我的妹子通通不見，大約是掙脫逃走了，我又跑到門邊一看，已看見他們好幾個人都鬧烘烘的在河邊跳着，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跳河了，一想不好，他們這一跑回來，我的老母親不就要吃虧了麼！於是我趕緊把老母親一背，從後門就逃，也顧不得我的兄弟是死是活，一高一低跑了三里多地，纔給我逃出龍潭虎穴，但是再回頭一看，我的房子已經在那裏冒起煙來了。這一來可真是家破人亡除了不死的我同老母親兩人以外，真是甚麼也沒有了！……」

『我聽他說到這裏，就看見他兩眼得淚同泉水一樣滾了下來，咳！你叫我那能不動情啊！以後我又催他望下說去，又只聽見他接着聲音說道：『以後……我們兩人……就流落到上海來了，又沒有親戚……朋友……又沒有盤川……就只好要飯了……』』

『我問他：「那麼你爲甚麼做賊？」他辯道：「我那裏做賊？」我又問他：「你這不是明明排

着做賊的證據麼？」他聽見我這一問可笑起來了！自承是第一次，但是可有一個原因，我隔壁住的那一家不是很在甚麼地方刮了些錢來，而且很是吝嗇的麼？他原來是要飯要到那一家去，給他裏人敲了一頓，因此懷恨纔存心去偷他一下，現在可碰上了我，我再一問纔知道他從隔壁還偷去了一隻箱子，放在我的屋簷上，我當下一想其情形實在可憐，那些爲富不仁的人們也實在太惡，現在若是聲張出來，他進了監不打緊，他的老母親不要餓死了麼？但是我同時又不大信得過他，所以儘管幫他把簍子弄進自己屋裏。同時又同他到他老母親那裏去，我看見他的老母親，聽見他老母親所說經過的情形，與他所說的差不多，我纔信了，他們倆都跪在地下向我求情，我說道自己無力過濟他，只好聽他偷怎麼一次，贖下的箱子我還約他過一天把替他送去，沒有想到，這件事業已發作，他們警察已經在我家裏埋伏下了。這就是經過的情形，你們看應該怎麼辦？我呢！再怎樣是不能夠把這個賊的名姓住址說出來的了！你想現在的社會對於這種窮人有誰救濟？我到不要緊，將來出獄之後充其量，不要現在這個名字，不在這個地方生活罷了，我們有能力有智識的人，還是不幫這些家人一點忙，還有誰幫他們呢！不過我經此一番得到一個經驗，知道從前的無抵抗主義只是增長惡人的惡，於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毫無益處，以後不但得改變方

針，還得更猛烈一點纔行，總得同這個惡社會拚一個死活，現在沒有別的，只有請你們兩位暫時替我照顧照顧我的老母親了。」

以上一大篇的話就是白萍的自白，石人同天馬聽完之後，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幹纔好。只是據筆者看來，白萍的話再隨他說得怎麼有理，而在這個法律下面將非他偷成功了，他可以不做賊，他若是成功不但可以不做賊，他還可以作一個大老官，現在既已失敗，他自然仍還免不了是一個賊，仍還得受做賊所應受的罪了！

